

走在塘栖镇，京杭大运河缓缓流淌，塘起小径绿树成荫，不远处的丁山湖流光溢彩，山水相映。



## 画面石“西湖十景”欣赏

○ 赵焕明

景以名传，名以景扬。给景题名，作为中国独特的审美形式，起始于北宋的“潇湘八景”。南宋时，画院画师马远、夏圭，待诏陈清波等人，一脉相承，为西湖山水题名。他们常以一页半幅绘西湖山水，遂成“十景”图册，各冠以景名。同时有王洵配以十诗，陈允平题以十词，“西湖十景”就此藉画、名、诗、词传扬后世，此前虽也有“钱塘八景”等提法，但都不及“西湖十景”般传之久远，深入人心。

后人评“西湖十景”之拟名，尽多褒扬，亦擅探折。以时令四季分，言有二春二秋一夏一冬二晚二常年；以景观色调分，有三绿四白一灰二缤纷。以景名之词性结构分，有五处为名词叠加的二二组合，五处为嵌一动词的二一一组合。虽如此，十个景名却浑然一体，融洽自然，极状西湖之美丽与特色。

画面石藏家郎涇，由手头收藏的一块状如西湖景致的画面石肇始，发下宏愿：集齐“西湖十景”画面石，以承南宋遗泽，探十景潜藏，注文化玄秘，披西子新辉。此后，郎涇费心搜罗寻购，从石友手中搜购交换网罗，以感情、执着、信誉感动人；以“西湖边人”的责任心、事业心和较真劲打动人。本着更逼真、更神似、更具况味的原则，在集藏的过程中精益求精，对不尽人意者进行一轮乃至数轮的置换，终形成今日付展之规模。

应当说，景观也罢，摄影绘画也罢，首先扑人眼帘的，必是物状和色彩。苏堤春晓、柳浪闻莺、曲院风荷这三景，必是绿色之基调，展出的西湖十景画面石

正是如此。苏堤春晓在远堤浓郁的柳荫背景下，近景是迎面飘拂的柳丝柳条，并有朝霞朗照的红色，远近婀娜，春光无限。柳浪闻莺呈现的则是一株柳树的特写，丝绦下垂，远处水色弥漫，山色空蒙。柳浪闻莺妙在“闻”字，莺在何处？实景不可见，此处亦不可见，想来应在柳荫中。曲院风荷，自然有接天莲叶，人目满满，但又涂抹着些许浅红，予人荷花之联想。此景起因，南宋时没有酿造官酒的曲院，当今自然全无酒意，妙的是画面石上似乎弥漫着浓醇，甚至有一二挂杯之感。当然，自然成色，不可能如画布涂抹之翠绿湖青的鲜艳，但只要有一种基调的意向在，似乎更蕴藉且耐人寻味。

白色与月相关，平湖秋月、三潭印月，均“月是今夜白”，其余深浅灰的迷蒙，本是月夜的感受，还有就是双峰插云，青峰插云天，天可以不蓝，云却常规是白的。断桥残雪的白却不同，雪意涉涉，此石状断桥有欠缺，而雪意维妙维肖，雪景之茫茫如在目前。此三块石，如画家般都留够了白，予人对于云水空蒙直达天际的直觉和联想。

再就是一灰二缤纷。一灰可指南屏晚钟。晚钟？一般是傍晚吧，灰色的基调是适宜的。天际点点团团的黑，似晚归的乱鸦，似萧瑟的残叶，与寺院钟声构成灰乱之夜境。二缤纷就颇具玩味了。花港观鱼，暗蓝绿色的池水中，赭红色的锦鲤自在游曳，满目斑斓似不胜收。而雷峰夕照，夕阳无限好，晚霞是可以有无限色彩的，但这里只以青灰色涂抹。是了，雷峰塔似老衲，尚寂寂地存在，岂容赤橙黄绿来放肆？此石

画景，把“只是近黄昏”的惆怅，渲染在如影随形的不言中。

前文说到，色彩与物状对于观者是首当其冲的。就物状而言，“西湖十景”画面石是写意与工笔兼具。除月、柳、树有工笔风味，其余大致以写意来诠释与挥洒。这就讲求了神似，也给欣赏者更多自我创造的空间。当然，若求全责备以论，三潭印月、双峰插云、断桥残雪之小石塔、双峰、断桥，在物状上犹有不足，但石自不言，只能物竞天择，寄希望于鬼斧神工的大自然，涌现出更多的天宝华物，让人之择得以臻于完美。

综观郎涇藏石，种类繁多，包括草花石、清江石、玉树石、大理石、黄河石等。其中草花石是石中新贵，1996年发现于广西柳州一带的象州县、来宾县、武宣县。草花石石头画面呈红、黄、棕、绿、褐、黑等丰富色彩，画面有类似成片树林、植物枝叶、单株花草、溪流瀑布等，天工开物，着实令人称奇。1997年5月1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以《我国发现亿万年前的太古石画》为题，对草花石作了报道，引起国内外奇石界的轰动。西湖十景组合全部采用草花石，应当说是借势取巧，而非偶然选择。

毋庸讳言，画式百种，镜取千般，诗意万筹，最难的还是如画面石般从天然状自然向必然，最有难度，最具寓意，最能呈现珠联璧合的艺术魅力、奇异瑰丽的审美想象，也最具价值和意义。俗话说，诸事难为有心人，相信假以时日，郎涇的“西湖十景”画面石专题收藏，在现有蔚成大观的基础上，一定能继续精进升华，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，西湖旷世的最佳代言，和堪传诸后世的时代典藏。

上塘河之秋悠悠染着，浅时是“兰荇”，涨时是“菱荷”，过渡是“碧滋”。岸树杂草也纷纷入了画，添几笔他色，有“水龙吟”，有“庭芜绿”；或有野草结了几粒粟米大小的果，在“行香子”色的岸岩上，点染出“洛神珠”的玲珑红润。

如色彩在变幻中而永恒，生命在流动中而勃勃。山中，河畔，在“东方既白”的清晨，在“月魄”的夜里，每日络绎着运动者，且花样颇多，慢跑快走，打拳跳舞，甩绳子挥羽毛球……随处可见的杭州亚运“三小只”——穿“松花”色的棕粽，“碧落”色的宸宸，还有类似“天水碧”的莲蓬，它们或舞或奔，充满朝气，如孩童般无邪的真挚笑脸，迎的是近客，更是远方同道。

斯山呈“翠微”，斯河动“淙波”。白日登山，吹这婉转风，看这浓淡绿；傍晚临河，照这秋流霞，看这深浅波。朝夕间，秋色无边。

## 诗意倾洒西太漾

○ 杨佳

十年前在塘南工作，每天往返于这片美丽的土地，家家户户枇杷树萦绕，连绵的绿色，常常把小村掩映在若隐若无间。这里的河漾很多，有大有小，在房前，在屋后，在李家桥，在泉漳，在姚家埭的许多村落都能看到。大树的枝条繁密地生长着，常常自由地垂挂在河漾上，在漾里撑起一片浓荫来，间或系着一叶小木舟，静静地停泊在岸边，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和随和。

那时的西太漾风光独好，早已远近闻名。在附近村民朋友带领下，我第一次来到漾边的村庄，一个枇杷园子挨着一个枇杷园子，浓密得看不到边。朋友告诉我，这里的园子都是附近老百姓的枇杷园，打理起来也很不容易，尤其到了开花结果时节，要逐个枝条去筛果、选育，以保证枇杷充分吸收营养。每年别处的枇杷进入盛产期，这里的枇杷才刚上来，时间虽晚一些，但丝毫不影响枇杷的品质，细腻、沁甜。在漾边的村庄，还能见到古枇杷树，枝丫繁密，高不可攀。据说，枇杷树一般能活50年左右，百年以上的实属罕见。西太漾周边这片村落所在的古枇杷树群，超过50年的有几十棵，超过70年的大概15棵，还有本地唯一一棵超过100年的“寿星枇杷”，因此每年结果时参观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自古山水有灵韵，我想这里的枇杷树之所以能与众不同，与周围充盈的水泽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到漾边的时候，正好赶上村民拉笼上来，鲜嫩的鱼儿翻腾跳跃。记得那一次品尝河虾，没加什么佐料，单单水煮，就着一碟小醋就已经味道鲜美，这情景至今犹堪回味。

黄昏很快到来，那时的漾边还没有改造，没有护栏，没有游步道，在浅草荡漾的岸边，我呆呆地站立。许久，三两只飞鸟掠过，迎着夕光，面对一望无垠的湖面，我竟仿佛变成一条小鱼，游到水中央去了。

那晚归去，心间诗意轻淌，不觉吟作一曲《临江仙》：

五月塘南归冉冉，长忆树树枇杷。  
香堤隐落几农家。  
西洋茵远道，秀带绕天涯。  
一斛明珠倾晚镜，且披云树烟纱。  
归人与梦影相斜。  
轻逐明月夜，不语看江花。

友人说，喜欢“不语看江花”，人生需要独处时的安静。我却得出另一种味道，当时刚刚从工作十年的故地调动于此，不免诸多感怀，立在岸边，我对于这片陌生的土地，不禁走近了几分，内心油生一种情愫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几年后，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提升改造，一处处宜居宜游的乡村景致建设起来，使得乡村宛如诗画中的氤氲水墨般，诗意横生。村民茶余饭后，散步

游走，春华秋实，观星揽月，皆在咫尺。几次开车专程赶到这里散步，我竟恍然有种沧海桑田的感觉。不过几年的时间，这颗“东湖明珠”已然清丽绮绚。它坐拥360亩天然湖漾，烟波浩渺的湖水在清风的吹拂下轻轻晃动着，如同一块碧玉，镶嵌在江南水乡之中。从高处远眺，植被郁郁葱葱，与碧绿的河水共成一色，经过设计改造的环湖区域分布各种美丽景致，村庄周围还有小湖点缀，四面荷花三面柳，已是风雅无边。环绕在其中的木质栈桥，如同一条红色丝带贯通始末，白色的村居倒映在湖面上，岸边翠影婆娑，遥望远方的高楼大厦，晨风轻拂，城际与乡村的一种呼应，竟如此和谐而般配。或晚灯璀璨，或晨烟曦染，一幅幅大隐于世的新田园生活画卷正在徐徐铺展。

我独凭栏远眺，若逢黄昏，有夕阳浅浅挥洒的时候，那是怎样的一幅绝美水乡清居图呢？我以小诗为感：

春华清奇见，不期夕下逢。  
岑楼横远水，村埭入遥蒙。  
红日大江气，秋妍足画工。  
烦襟飘散去，野旷晚风中。

明明是初秋的傍晚，徜徉在这片水泽中，却有着春华清奇的秀丽之感。远处的高楼影影绰绰，连绵在另一个奔腾的城市。隔水相望，值得深情凝望的是这一片仿佛尘世隐逸之外的小村，夕光浅映，湖面粼粼，对岸隐没在时光里，人家绿水遥蒙。一轮红日缓缓落下，更显湖面宽阔，邈远。诗人说，“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着，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”。此刻的西太漾，的确是这般意境的。

又一日浅足，无限风光让我踟蹰。这时，一叶轻舟映入眼帘，只见它愈泊愈远，直至舟上的人如微粒般消失在天水相接处。混沌远水，顿生一种无边的苍茫感。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”曾经东坡笔下的这叶小舟唤起多少人海沉浮，往事唏嘘。而今，时过境迁，清和景明。两岸闲落的村道和络绎不绝的游客，小舟俨然是一道点缀的风景。一叶轻舟，归去来兮，何尝不是涤荡起一缕乡愁，为这水乡的画卷增添一抹古典的韵味。轻舟摇橹淡淡去，我不禁轻吟而留：

木落乡心倒影明，  
东边斜柳小池平。  
长吟白水绕归路，  
相隔天涯一叶轻。

是的，天涯相隔，浮尘三千，何时再回眸，诗意倾洒西太漾。

我期许读着韦庄的小词《菩萨蛮》：“人人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。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。垞边人似月，皓腕凝霜雪。未老莫还乡，还乡须断肠。”在多彩的江南，在春水岑碧的某天，与这片美丽的湖漾，再来一次诗意的邂逅。



## 秋色

○ 周滢

色妆，从浅至深，才几天工夫，眼见木槲花，从“石蜜”到“姜黄”，再到“黄栗留”。盛妆之后，是人间再鲜明靓丽不过的颜色，是天潢贵胄尊享独霸的颜色，秋初登场，又欢喜又自信。

邱山之秋慢慢蓄着，有的越蓄越浓，有的渐次褪色。在秋の百宝妆盒里，用于著色的绿系，淡有“青楸”，深有“绿云”，中有“苔古”和“翕艳”，我独爱“千山翠”。那浓厚至苍却仍不改绿意的“千山翠”，日月星仄，宇宙洪荒，如其名，不厚此薄彼，在名山，在藉藉一邱山；不扬古抑今，在宋元，也在如今。

秋是如此的长袖善舞，静蛰伏于夏，萌动若脱兔。山中，道边，河畔，楼前，那些黄山木槲，忽喇喇地在树梢顶挥就一长匹黄缎，秋风起，缎如波。

秋空，是云雾散而晴山蓝，天色名“晴山”。晴山为幕，长袖婉转，秋，初初一转身，回眸里，满是温柔又内敛。

秋，藏有一个百宝妆盒，仅上个黄